

# 贸易自由化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

王 晓 德

**主要观点**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 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开始向着以自由市场为基本特征的外向型经济转换, 贸易自由化是这场转换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基础和主要内容。市场的开放给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带来了活力, 使拉美成为世界上的新兴市场之一。拉美国家也在不断地总结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 在解决新问题中把贸易自由化向前推进。目前它们正与北美国家一道致力于 2005 年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一般而言, 美洲贸易自由化给拉美国家带来的利益会小于北方国家, 负面效应却会大于北方国家。不过, 美洲贸易自由化从长远来看显然符合拉美国家的利益, 可以说是未来拉美地区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 贸易自由化 经济发展 经济改革

**作者** 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贸易自由化是当今国际经济发展的主题之一,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有着重要的意义。发展中国家不管愿意与否, 也不管贸易自由化给自己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端程度大小, 都无法置身于这一大潮流之外, 或多或少地把贸易自由化作为国家经济的主要增长源。拉美许多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把贸易自由化作为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之一, 这就导致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再掀高潮, 推动了与北美国家进行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贸易自由化给拉美国家带来的不会全是“福音”, 但从长远来看显然符合它们的利益或者是利大于弊, 可以说是 90 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很重要的一步。

部门免受外部同类产品的竞争而得以迅速发展。不可否认, 这种模式在战后很长时期使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但从本质上讲它是试图通过把经济发展与市场力量相分离来促进增长, “几乎所有国家都形成了国家计划体制, 发展了金融机构、国民储蓄和贷款制度。……这种体制的强有力发展与国家在推行发展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密切联系在一起。……一种新生的无效率的官僚体制开始出现, 其工作就是强制推行一系列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规定, 旨在控制保护主义的水平和汇率的管理。”因此, 经济增长的背后隐含着进口替代模式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问题必然会积重难返, 终于到了 80 年代初在拉美地区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 拉美国家苦心保持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顿时停了下来。这场危机宣告了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寿终正

拉美国在 80 年代债务危机爆发之前实行的基本上是“进口替代”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强调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下使处于初级阶段的幼稚工业

<sup>1</sup> Enrique Iglesias, *Reflection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 a New Latin American Consensus*, Washington: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1992, p. 29.

寝,同时也标志着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开始向着以自由市场为基本特征的外向型经济转换。自此以后,经济改革、调整和开放就成为拉美国家走出发展困境的惟一选择。

贸易自由化是这场转换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基础和主要内容。其实,拉美一些国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贸易自由化的改革。1973年,智利的皮诺切特通过政变上台后,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摆脱经济困境,便在一些以“芝加哥弟子”著称的经济学家的帮助下出台了所谓的货币主义经济政策,通过改革外贸体制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在改革之前,智利的对外贸易必须服从国家的控制,名义关税率为94%,幅度从零到750%,进口品中的50%须由智利中央银行授权,规定严格的非关税壁垒更使进出口商望而生畏。改革后智利的外贸体制基本上适应了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平均关税率逐年降低,到1980年降至10.1%,非关税壁垒基本上被取消。<sup>①</sup>这种关税水平以后有所反复,但智利在贸易自由化方面依然是走在拉美地区前面的国家。1974年和1976年乌拉圭和阿根廷也先后进行了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经济改革,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都有所降低。不过在1985年前,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整个拉美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是显得比较高。据统计,1985年拉美的关税保护和非关税壁垒两项平均分别为44.7%和61%。同年,北非两项分别为39%和85%,非洲其他地区两项分别为36%和86%,东亚地区两项分别为5%和11%,亚洲其他地区两项分别为25%和21%。”<sup>②</sup>拉美高关税保护严重阻碍了该地区国际贸易的开展。

80年代中期可以说是战后拉美经济发展的分水岭,此后拉美国家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贸易保护走向贸易自由化。拉美国家贸易完全自由化显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随着外贸体制与世界的接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到90年代初期已有明显的降低。就整个拉美而言,“从1985年到1991年,所有拉美国家都开始实行取消对其贸易体系控制的一系列富有意义的计划。平均关税率从改革前年代的41.6%降低到1995年的13.7%,最高关税率为平均83.7%降低到40%。”<sup>③</sup>美洲开发银行2000年12月发布的报告也表明拉美地区的平均关税率从80年代中期以

来已经大大降低。拉美地区的平均关税率到现在依然高于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它们不会完全放弃关税对国内市场的保护,但贸易自由化又决定了这种保护会局限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工业竞争力的提高,拉美地区的关税保护水平还会逐渐降低。

汇率体制改革是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方面。关于汇率在一国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正如美洲国家组织首席贸易顾问何塞·萨拉萨尔等人指出的那样:“汇率在任何经济中都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同时至少履行三个基本功能:一是规定了本国货币的购买力,因此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是一国人民财富的平均水平;二是影响了本国生产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左右着对国内和国际金融资产的相对吸引力。”<sup>④</sup>在80年代中期之前,拉美多数国家采用双重汇率制或多重汇率制。双重或多重汇率制与贸易保护相一致,其目的是通过对汇率的强行控制,在进出口业务中针对不同的商品使用不同的汇率,降低资本的外流,避免货币贬值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减少因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前,由于国际资本市场资金比较充裕,拉美国家能够以比较优惠的条件获得国际贷款,国家无须为维护几种汇率的稳定而给予大量的汇率贴水。如1979年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之外,拉美地区的汇率贴水平均仅为4%。债务危机发生后,拉美地区外汇流入迅速减少,国际收支严重失衡,通胀率急剧上升。外汇短缺导致本国货币大幅度贬值,货币贬值尽管有效地刺激了出口,但却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国家为了维护多重汇率制的运行,加大了对汇率的贴水,以便通过不同的汇率来促进某些商品

<sup>①</sup> 参见 Manuel R. Agosin and Ricardo Ffrench-Davis,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50, August 1993, p.47.

<sup>②</sup> Graham Bird and Ann Helwege, eds., *Latin America's Economic Future*, Academic Press, 1994, p. 12.

<sup>③</sup> Eduardo Lora, *A Decade of Structural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What Has Been Reformed and How to Measure it*,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Green Series, No. 348, 1997, p. 5.

<sup>④</sup> Jos M. Salazar-Xirinachs and Jos Tavares de Araujo, Jr., *The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 The World Economy, vol. 22, No. 6, August 1999, p. 787.

的出口和抑制某些商品的进口。多重汇率制显然不利于拉美贸易自由化进程。从 90 年代初期开始,拉美国家开始对汇率体制进行改革,大多数拉美国家逐渐废除了多重汇率制,转而采用统一的汇率制,这样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基本上被取消,出口收入的返还也不再有任何限定。汇率自由化是贸易改革的一个重要指标,拉美国家经过多年的探讨初步形成了与其贸易体制相一致的“自二战以来最为自由的汇率制度”<sup>4</sup>。

贸易自由化使拉美地区的市场进一步开放,经济显示出了强劲增长的活力,拉美地区由此成为世界上的新兴市场之一。

## 二

上世纪 90 年代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之所以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涨,除了受外部环境影响的原因之外,显然还与拉美国家以贸易自由化为基础的市场开放密切相关。地区经济一体化本身尽管就属于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对改革的反作用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显得要大或更为直接。一体化首先涉及国家之间在经济制度建设上相互接轨的问题,所以就必然会促使介入一体化进程的国家大刀阔斧地革故鼎新,在一些情况下甚至相互让渡出制定经济政策的部分主权,以便求同存异,在奉行基本一致的政策中实现共同发展。

贸易自由化是拉美各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所确定的一个基本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要求成员国降低或取消阻碍贸易开展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安第斯共同体内,成员国根据 1990 年签署的《拉巴斯纪要》,先后采取了加强区域内贸易自由化的措施。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率先实现了自由贸易,于 1992 年 1 月最后敲定了两国的关税取消计划。玻利维亚于 1992 年 10 月宣布开放国内市场,厄瓜多尔在 1993 年 1 月紧随其后,秘鲁安排逐步取消关税。1998 年秘鲁与厄瓜多尔达成了和平协议,随后两国于 1999 年 4 月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秘鲁取消关税的进程由此大大加快。目前安共有自己的原产地规则和竞争规则,成员国不得随意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从 80 年代末期起日益认识到,为了提高本地区的竞争力需要削减关税的保护水平;

同时承认,对那些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来说,保持高关税保护将会使它们付出代价。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加共体在 1991 年把原始关税税率从 0~75% 削减到 0~45%。1992 年,为了加快贸易自由化进程,成员国批准了一项新的共同对外关税结构,颁布了一个在 5 年内逐步削减关税的计划,分 4 个阶段完成,把共同对外关税限制在 0~20% 之间。现在加共体未加权的平均关税税率在 10% 左右,整个关税平均水平为 9.93%。中美洲共同市场 90 年代在贸易自由化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90 年,成员国决定重新确定共同对外关税。新的共同对外关税率最低为 5%,最高为 20%。1994 年,成员国决定农产品实行自由贸易,迈出了贸易自由化很关键的一步。1995 年,成员国一致同意加速关税削减进程,计划到 1999 年把共同对外关税率的水平确定为 0~15%。目前中美洲共同市场的平均关税率为 8.47%,与其他区域经济集团相比算是比较低的。南共市为了实现商品的自由流动,在其成立时签订的条约中就规定,从 1991 年到 1994 年 12 月“逐渐地、自动地和全面地”取消进口关税。根据这一安排,大多数关税已经被取消,自 1995 年以来绝大多数的区域内贸易免征关税。拉美国家在达成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议中,都把相互削减或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作为主要内容之一。结果在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下,整个拉美地区的贸易壁垒大幅度降低。

区域集团内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的降低或取消加快了区域内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使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迅速增加。美洲开发银行 2000 年 12 月发布的统计数字<sup>5</sup>表明:首先,90 年代拉美地区进出口贸易除 1998 年和 1999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之外,基本上呈增长趋势。1990~1999 年,整个拉美地区的区域内出口年平均增长 11.1%,进口年平均增长 14.9%;同一时期安共体区域内出口年平均增长 12.9%,进口年平均增长 11.6%;中美洲共同市场两项分别为 14.9% 和 15.7%;南共市两项分别为 15.6% 和 15.2%。

<sup>4</sup> 美洲开发银行:《拉美改革的得与失》,第 37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sup>5</sup>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ntegration and Trade in the Americas*, December 2000, p. 116.

1990~1997年,加共体区域内出口和进口年平均增长分别为9.5%和10.4%。其次,拉美地区的区域内进口增长尽管平均幅度快于出口,但进出口贸易并未出现太高的逆差。贸易平衡在1994年以前除个别年份外,基本上处于出超状态;1995以后除个别年份外,基本上处于入超状态。最后,区域内进出口贸易尽管得到快速的发展,但在整个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还是不大,这说明区域内成员国生产的产品互补性较小,许多区域内需要的商品必须从区域外国家进口。这表明成员国只要合理地处理好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各自的优势产业,区域内的进出口贸易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为成员国消除地区内经济活动的障碍,通过自由贸易,形成规模经济,在分工的基础上合理配置资源,使成员国的经济能稳步增长。事实上,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当成员国相互开放国内市场时,来自外部的产品获得了与进口国产品的同等地位,过去在国内市场上占优势的产品一旦失去关税保护的屏障,自然就选择了由市场决定其生存的竞争规则。在世界经济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今天,如果一国进入国际市场后,在自己的优势产品上没有竞争力,实际上它就丧失了刺激国内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拉美国家出口导向战略说到底就是想通过扩大国际贸易给本国经济发展带来活力,显然产品具有竞争性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先决条件,而贸易自由化首先就为成员国的产品实现竞争优势创造了环境。因此,贸易自由化给成员国带来的最大利益应该说是促使它们的产品形成竞争优势。美洲开发银行和拉美经委会跟踪研究拉美经济一体化的专家罗伯特·德夫林等人认为,拉美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在运行过程中降低了贸易保护的平均水平,实现了贸易创造,提高了竞争力,促进了该次地区市场的专业化。<sup>A</sup>

单从理论上来说明自由贸易给拉美国家通过竞争带来比较优势是远远不够的,拉美国家出口结构的明显变化大概是在量化上最能反映出这一点。在过去很长时间内,由于生产效率低下,拉美国家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性,只有靠出口资源型的劳动密集产品换取外汇,来向工业国家购买本国所需要的工业制成品。当然这种不

利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地起了变化,然而变化之大和之快莫过于90年代。到1996年,在中美洲共同市场、安共体和南共市中,制成品在区域内集团出口中分别占70%、63%和61%。这些数目大大高于制成品在集团整个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此外,除了中美洲共同市场外,在1990~1996年期间,制成品在区域内集团出口中所占份额的增长速度快于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据拉美经委会1999年11月公布的数字,1988年拉美和加勒比的初级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35.52%,到1998年降至22.86%;1988年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总出口的63.88%,到1998年升至76.63%;1988年来自技术进步的产品为7.73%,1998年升至21.72%。<sup>A</sup>根据另一不包括墨西哥在内的统计数字,1965年拉美地区的农产品、矿产品、能源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60.1%,1990年降至42%,1994以后基本上在35%上下浮动;1965年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的38.6%,1990年升至57.3%,1994年以后基本上在65%上下浮动。<sup>10</sup>上述情况表明,拉美国家在高新技术产品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但在以自由贸易为基础而形成的地区一体化大潮的推动下,出口产品结构在过去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业制品开始在出口中居于主导地位,由此反映出拉美主要国家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应该说是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主要成就之一。

正是以贸易自由化为基础的地区一体化大大促进了拉美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当美国单方面提出召开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商谈南北合作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时,拉美国家(古巴除外)群起响应。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格伦沃尔德指出:“拉美国家过去试图通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盟联系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旨在使这一地区不再

<sup>A</sup> 参见 Devlin and French-Davis, *Towards an Evaluation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1990s*, pp. 14~16.

<sup>A</sup> 参见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Finance Division of ECLAC, *The New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A Challenge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 28.

<sup>10</sup> 参见 Vivianne Ventura-Dias, Mabel Cabezas and Jaime Contador, *Trade Reforms and Trade Patterns in Latin America*, CEPAL-SERIE Commercial Internacional,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1999, p. 38.

依附美国,现在多数拉美国家似乎渴望与美国结合在自由贸易协议中。”<sup>11</sup>南北经济一体化的模式尽管还处在尝试阶段,美洲贸易自由化给拉美国家带来的也不会全是“福音”,但从长远来看显然符合它们的利益,可以说是未来拉美地区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 三

现在拉美国家正与北美国家一道致力于2005年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一般而言,在一个自由贸易区内,国家的经济越强大,从自由贸易中所获利益就可能会越大,相对来说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就会越小。拉美地区是一个由30多个国家构成的群体,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尽管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相同的方法,但由于国土面积、资源、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因素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必然呈现出高低之分和快慢之别,所以贸易自由化给它们带来的利益也各有差异。一般而言,自由贸易给拉美国家带来的利益会小于北方国家,负面效应却会大于北方国家。

贸易自由化首先会给那些工业基础相对弱小的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随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取消或减少,原先多少还处在国家保护之下的企业一下子就被置于几乎与外国同类产品平等竞争的境地。如果缺少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准备,不要说开拓国外市场困难重重,就是想保住国内市场也非易事。来自国外的廉价商品将充斥于国内市场。对拉美地区那些欠发达的国家来说,这些商品不仅来自像美国或加拿大那样的发达国家,而且来自像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那样的中等发达国家。各种商品可能应有尽有,消费者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所需要的商品,但国内那些尚未形成规模经济的企业却面临着“灭顶之灾”。在自由贸易的冲击下,一些国家(包括拉美地区的经济较发达国家)的许多中小型企业会被迫关闭或者被大企业吞并掉。这种结果在短期内很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出口贸易下滑,进口贸易上升,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外汇储备急剧减少,等等。美洲国家组织的一份文件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对于拉美和加勒比的欠发达国家来说,积极

参与西半球贸易对迅速和持续的增长与发展至关重要。然而,接受更开放的贸易体系以及西半球自由贸易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即这些国家仍然处于一种脆弱的地位。尽管人们普遍承认贸易自由化会给全球带来利益,但小国和欠发达的国家实现这些利益将大大取决于它们适应市场机会转变以及增强竞争的能力。当这些国家不能足以迅速地适应时,由于基础结构的软弱,它们的贸易和经济前景也许会恶化。”<sup>12</sup>

贸易自由化给拉美地区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带来冲击,从长远来讲对拉美国家未必是件坏事,但无疑会给本来就很高的失业率“雪上加霜”,使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失业大军。拉美地区失业率居高不下可以说多少与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有些关系,这大概也是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以国有企业私有化为例。国有企业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所体现出的一项主要内容。拉美地区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兴起无疑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难以发挥作用有关。尤其是80年代拉美地区爆发债务危机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过多补贴造成财政赤字严重,通胀加剧,国有企业若不私有化,拉美地区便很难实现经济增长。因此,拉美国家从80年代起就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拉美地区私有化进程发端于智利,随后墨西哥、阿根廷等国起而仿效,到1992年私有化遍及整个拉美,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拉美国家经过多年努力,私有化政策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拉美地区经济发展显示出的活力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私有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私有化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造成失业问题更加突出。

在蜂拥而入的外国商品的冲击下,一些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很可能倒闭或转产,从而在短时期内给国内就业市场形成比较大的压力。这是有些

11 Joseph Grunwald, *The Rocky Road Toward Hemispheric Economic Integration: A Regional Background with Attention to the Future*, in Roy E. Green, ed., *The Enterprise for the Americas Initiative: Issues and Prospects for a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Connecticut: Praeger Publishers, 1993, p. 124.

12 OAS, *Toward Free Trade in the Americas*, <http://www.sice.oas.org/tunit/tftr/index.stm>

拉美学者不赞成与美国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一个理由。如果国家的社会福利跟不上,或者不能及时调整失业者的心态,那就会埋下社会动荡的隐患。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第一年,墨西哥就发生了恰帕斯州农民武装暴动;在以后的几年期间,墨西哥城以及许多大中城市恐怖事件时有发生,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和党的总书记先后被暗杀。墨西哥社会一度出现的动荡并非与自由贸易有着必然的联系,但自由贸易带给一部分人心理上和生活中的冲击和压力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不公正在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地区越来越突出。不过把这些问题一股脑归咎于自由贸易有点失之偏颇,因为没有自由贸易,这些问题显然也会存在。自由贸易是拉美国家在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时的一种明智选择,它无疑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会产生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但拉美国家决不能因噎废食,倒是经济增长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惟一途径。墨西哥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自由贸易会带来经济增长,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分享到这种增长所带来的财富。许多人可能因自由贸易而失去工作,许多人可能由此发财致富,贫富加剧和两极分化无疑都会出现。拉美国家不能因为这些负面效应而放弃自由贸易,但在接受自由贸易的同时把这些负面效应减少到最低限度,看来是它们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贸易自由化还会给拉美国家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首先,国家财政收入将会减少。拉美国家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关税,随着关税的削减或取消,国家自然会失去了这部分的收入来源。这样在短时期内势必给国家财政形成压力。其次,本地人才会流向在拉美国家投资设厂的跨国公司。贸易自由化必然导致拉美国家投资环境更为宽松,不断刺激境外企业前来安营扎寨或设立分厂,以便利用这里的比较优势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种结果对拉美国家可以说是求之不得,但它们同时面临着技术人才流失的挑战。一般来讲,跨国公司或企业在某一国家投资设厂,除了重要的管理部门领导人从本国派遣之外,绝大多数雇员都从本地招聘,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否则就失去了投资的意义。这种雇员本地化战略由于工资或其他福利高于本地企业,必然会吸引着技术人才流入。人才流失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本

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当然同时也会促使本地企业为了生存而加大改革力度。这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市场开放程度越高,这一问题可能就越突出。因此,当拉美地区市场完全自由化之后,本地技术人才流失将变得不可避免,且速度可能会越来越快。再次,贸易自由化不单涉及贸易问题,同时要求拉美国家在与贸易和投资有关的许多领域加大开放力度,以便能够贯彻共同制定的规则。西半球国家既然结成了一个共同的自由贸易区,那么这样做既是一种大势所趋,也符合成员国的共同利益。但是西半球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异很大,各个国家执行共同的规则不见得会取得相同的所得。如一些经济落后国家的金融市场、服务行业、通讯行业进一步开放后,很可能难以抵制住来自经济发达国家的竞争,只好将这些行业的国内市场“拱手相让”。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市场开放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随着贸易的自由化,拉美地区的资本市场肯定会进一步开放,大量的外资将会涌入。这类短期资本活跃异常,流动很快,常常是有利可图就入,无利可图就走。随着这类资本流入量的增大,拉美国家的资本市场自然与国际金融市场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飞燕式”的资本会给证券市场带来活力,使拉美国家在更为便利的条件下实现国际融资,但同时也增加了拉美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风险。美洲国家组织首席贸易顾问何塞·萨拉萨尔等人认为,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自由化给拉美外汇市场的管理增加了难度,实际上使政府管理外汇市场的能力受到各种限制。<sup>13</sup>在这方面,墨西哥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动荡提供了前车之鉴。

拉美国家目前之所以正在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以贸易自由化为基础的西半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因为它们想通过贸易自由化来寻求发展契机,使本国经济振兴。不过有的国家会由于经济比较脆弱,很可能难以抵挡得住市场开放后所带来的强大冲击波,从而造成经济发展出现无序状态。它们究竟能从贸易壁垒取消后获得多少实惠,至今还有待实践检验。

(责任编辑 高芳)

<sup>13</sup> 参见 Salazar-Xirinachs and Araujo, Jr., *The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 p. 788.

## Summary

### FROM PROSPERITY TO PROBLEMS: CAUSES OF AND LESSONS FROM THE ARGENTINE CRISIS

One century ago the Argentina was among the ten richest nations in the world. Because of the following reasons, however, Argentina's economy turned from prosperity to problems. (1) Political stability was not maintained. From 1930 to the 1980s, more than twenty figures came to power. (2) Ineffective and inefficien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 set obstacles to rapid economic growth. For instance, huge losses from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curred a heavy burden on the federal budget. (3) Long-time adherence to the inward-looking model of import substitution resulted in weak competitiveness and low efficiency. (4) Over-reliance upon the relative advantages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led to slow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ies. (5) Low savings rates, which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cultural factors, made it impossible to reduce dependence upon foreign capital.

The crises that broke out at the end of 2001 are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natures, and they are inter-relate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rises have made it more difficult to ease the economic crisis, whereas the latter has worsened the prospect of relieving the former two crises.

In terms of the economic crisis, its major causes are found in the exchange rate system of currency board, large fiscal deficit and heavy debt burden. The pegged exchange rate is effective at curbing hyperinflation, but it weakens Argentina'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Failure to cut the fiscal deficit and the prospect of default on the \$ 150 billion debt has depressed popular confidence. Banking controls over deposit withdraw and political struggles have further aggravated social unrest and economic difficulties.

From the Argentine crisis we can draw the following lessons: (1)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t is imperative to adopt a realistic exchange rate system. (2) Fiscal prudence is also necessary to reduce the risks of economic insecurity. (3) Foreign debt burden should be kept under control. (4) Political solidar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5) In implementing reform polici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minimize the social cost.

(Jiang Shixue)

###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Starting from the mid-1980s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mplemented trade liberalization as the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the reform process. Before then the region relied upon what was called the

import substitution model, which was brought to an end by the debt crisis.

Revival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is partly the resul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efforts. Intra-regional trade has grown rapidly since trade barriers were lowered, which has in turn facilitated regional cooperation among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While trade liberalization has promoted growth of the region's economies, it has also created stronger competitive pressure upon local industries. (Wang Xiaode)

## RECONSIDERING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LATIN AMERICA'S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T THE END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in Latin America start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s a result, i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model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First of all, the progressive socio-political forces in Latin America are in the forefront to oppose the military dictatorship. Second,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has acquire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presidency, the partie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ll move forward along their own paths. Finally, by the end of the 1990s, despite the rapid progres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the region is still in the danger of resurgence of military returning to the political arena. (Liu Wenlong)

## BANKING PRIVATIZ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IN MEXICO

Mexico is one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have a relatively advanced banking system. In April 1989, the Salinas administration started the process of liberalizing the banking sector by eliminating bank reserve requirements. This process was completed by September 1991.

In May 1990, the Constitution was amended to pave the way for banking privatization. Between 1991 and 1992, 18 banks were privatized.

Before 1990, foreign banks were forbidden to operate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in Mexico. In April 1994, in accordance with NAFTA, Mexico announced regulations to allow the American and Canadian banks to set up branches there. More liberalization efforts have been taken in the subsequent years. (Xu Shicheng)

## PRESENT SITUATIONS OF THE WORKERS IN LATIN AMERICA

Because of the neoliberal economic reforms and globalization, Latin American workers' rights have been greatly affected. This unfavorable situ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Workers' rights to organize trade unions have been depressed. (2) Workers' rights to go on strike have been weakened. (3) Leaders of the workers are often persecuted. (Bai Fengsen)